



尚書太史會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下

金壇曹大章著

請徐存翁啟

伏以霄漢攝洪鈞相業告成於九載壽星曜台
極祥光懋衍於千齡需雲瞻湛露之華疇福徵
皇天之格縉紳慶忭桃李榮妍恭惟某道合禹
臯學存姬孔愛君心赤常縣捧日之忱憂國
癯誓竭經天之力益恭九命時叙百揆一个如
其有容萬類資焉率育文敷夷夏聲華同北斗

以為尊德重師台樂只咏南山而並茂某早叨
鎔冶曲荷裁成慶明良喜起之期樂觀鴻典際
第祿康寧之旦忻頌駿功少申授粲之誠顯上
稱觥之祝伏願自今伊始二十四考以書勲晉
康侯於蕃錫如日之升億萬斯年而贊化永難
老於無疆珎謨從北闕以頻頒光聯益稷金簡
溢東華之注錄美重彭聃三光照鼎鶴以齊年
百辟儀冠冕而長世謹茲卜日肅此啟聞

又

伏惟三春景茂已成調化之功一品花開雅稱
萬時之賞瑞靄護平康之甲第天日回光竒芳
薦京洛之丰標雲霞結綵腥紅生暈晃麗色於
丹心檀錦含鬢流清芬於黃閣某慶桃李之得
依歸候草麻之得休暇獨樂園中獨樂願開溫
國之芳庭門生門下門生希劔裴公之下席式
薦潢汚以致祝敬承咳唾而叨光

請呂渠翁啟

恭惟光昭玉鉉有虞書績於三台瑞啟蓬弧維

嶽降神於六月中書二十四考欣汾陽之最再
逢上壽百二十春適元爽之年未半華筵稱壽
貂璫捧出黃封 御筆褒功龍錦頒來紫誥復
鳳毛濟美翩翩聯珮影於鳳池况麟趾呈祥秩
秩繼書香于麟閣國恩家慶駢集一時天與人
懽垂芬千載某竊依桃李於公門敢薦蘋毛於
相府春風四座叨瞻北斗之輝清醴一尊願效
南山之祝

請董潯翁啟

恭惟文星輔極風揚瑞彩乎三台名世興王交
會精靈於八月傍丹霄以承顧問喜動天顏
秉彤管以代絲綸光搖雲漢百齡方半適當嶽
降之辰千壽開祥丕迓日升之祉某菲葑下體
慙衣鉢之難傳莢李成蹊傍官墻而借蔭敢披
虔以申啟謹上壽以稱觴清醴一尊詎謂分瓊
漿於桂苑春風四座惟希濡甘澤於杏壇

文

伏以日麗葵丹華色傍台階而漾彩風清槐碧

暗光護甲第以團陰天上袞衣適覩草麻之休
沐花前玉笋將逢蒲艾之芳辰某幸託門墻式
陳俎豆珠紛玉綴願承咳唾之餘輝鳳翥鸞停
希接儀形於下席

又

恭惟河嶽降靈式際甫申之瑞旦斗山延望遠
之晁董之文林元精獨運於宗工上壽已徵於
曠德某濫承樸棧久托門墻菲敬同輸挹紫霞
三獻祝蕪筵薄設祈華從以垂臨

請陳文峯巡按啓

伏以豸錦行春鳳節代九天而出按鷺軒隨雨
鴻仁拯四郡以回生波恩與澄江共深而鼎績
駕吳峰並峙歲登大有氏慶來蘇斧鉞凝華桓
侍御之賢聲茂著而旂常繼美裴晉公之相業
已基野叟村童咸欣覩威儀於北斗山靈海若
遙知迓光采於前旌况叨附驥之情益切攀龍
之願敬乘公暇仰候台臨薦蒞藪於衡茅一觴

稱壽承珠璣於咳唾四座騰輝伏賜俞旨曷勝
感激

荅馬孟河司業聘親回啓

伏以寵光春賚萬花結五綵於錦雲嘉禮天成
百葉托一絲於玉樹幸夙緣之有自慚非分之
奚堪恭惟某 朝廷頤望海宇名家通籍彤闈
甲第聯登於四世揮毫黃閣勲名佇列於三台
恭惟某閣下詩禮承趨文章接武名儲天府少
年擅才譽而高登賦就日華注目位清班而濟

美顧樗材之寥落兼蓬戶之寒微講席先承
密金蘭於夙契詞林後進聊分玉草之餘輝霄
漢難攀衡茅自守詎茲弱息遂附高門叨世好
之益修荷嘉儀之腆及珍奇煥爛增喜氣溢於
門闌蒲質提攜懼淑儀愆於箕箒敢不益勤保
育勉效共承拜翰軸以登嘉肅蕪緘而布謝仰
祈垂亮無任欣榮

請史玉陽啓

伏以標梅迨吉締世好於金屏庭莢回陽邀春

輝於玉駕歡已合於二姓誼宜通於一家百兩
用將投瓊瑤而莫報一觴夙戒籍芹菲以為情
卜季旬得吉於八辰適孟女于歸之七日鸞箋
肅拜希迎冠蓋於衡茅鶴馭寵臨顧承咳唾於
珠王曷勝颺懇仰祈俞喜
伏以承闈閣之儀刑夙瞻淑範托絲蘿於喬秀
幸締親誼冀邀一面之餘輝少布寸衷之積悃
敢陳鸞啓仰迓魚軒卜廿八而維良囑萬千而
致懇曷勝顙候望賜俞音

謝嚴介翁啟代作

三年去國暮齡甘老於素冠一旦趨

朝榮秩遽還乎蒼玉恩同天造感極涕零伏念
某鄉邦末學樗櫟庸才冒叨甲第之登雲久濫
詞林之載筆身依台斗從前悉荷於生成德重
岱山圖報無裨于涖末頃緣憂臥敢冀垂存
國制京銜三品非由於徵起不得還朝而唐官
祭酒二人雖待歲時猶難承之樂桑榆于泉石
終期窸窣之濱望劍珮于星辰無復清華之夢

詎烏情之方闕忽鳳命之遽頒講座橫經幃
欣親夫載御明堂執爵鍾簋喜見乎舊儀茲蓋
恭遇

某官閣下黃耆稽天金鉉光昭于萬壽丹衷傍
日王宸禮純于千官汾陽公之最績未涯師尚
父之功勲方茂 三朝禮樂定萬世之宗盟四
海文章作一人之師保開漢閣謙虛而收士輔
周王壽考以作人遂俾讀禮之餘復膺典樂之
選載依黼座叙鄉曲之未於班行密侍台階承

出焉之光於晨夕 鈍鉛入冶重叨模範之鈞陶
出初回春曲藉陽和而噓造捫心私慶刻骨懷
息敢不益勵厥脩恪勤所職南畿效法繼前哲
餘芳東序育才迪後生遺範益堅末節用荅殊知
請徐存翁啟

黃閣調元海宇切斗山之仰青陽啟泰門墻萃
桃李之榮願躡履于台庭期覲光于函丈為茲
布悃敢告司筵祗迓高軒爰候西清之暇叨陪
席言開北海之樽忘蒙瀆為嫌真謙尊肯願

請嚴東樓啟

丹穴鳳毛清望仰超宗之標秀青霄鸞掖崇階
瞻伊陟之重登落咳唾於九天珠紛玉綴流光
儀於八座鵠峙鸞停茲者宸陞楓丹映朝衣而
晃彩蘭堦露白紛燕寢之凝香佳辰方屆九秋
台履駢臻萬福宜稱觴以上壽謹告筴以申緘
寒渌一卮分金莖秋色春風四座酣嶰谷陽谷
候彤闈初散鵷班登紫府式陳燕豆汙樽禮簡
聊攄蘋藻之忱玉樹枝高願引絲蘿之蔓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一

王天下有三重

聖人以純王之道御天下是故其一民也以公
而其制心也以心夫王者乘時位之會握已務
之紀贊神明之統操化裁之權天下重器也而
置之不用則上下勢不相習渙而無統而無以
制其變于不窮故修其法以用天下而出其心
以制法法者經綸之迹也心者宰制之精也迹
之所在天下以迹應之有以整齊而不亂精之

所在天下以精應之有以聯屬而不離故其禮制文章與其精神心術交相流通而斯民信守之可靜可動而不可與為變精醇粹美之規徵往俟來卒與天下相為終始此之謂純王之道任心而不任法者也王者之三重蓋如此夫王者四方之極也薄海內外環向而取則者也天下之情若執樞以運之轉移順逆隨吾意向之所指而不敢違天下之勢若持衡以平之低昂輕重亦隨吾之調停均節而不敢抗是其摠攬

乾剛宰制物則威命靈爽侔乎造化而凡紛然其群生者皆待命于我者也夫天下望我以治而吾不斟酌其會通明備其禮樂任其情之所向欲之所遷風氣剛柔之不齊而不為之三重約束焉是廢法也廢法者亂苟徒恃吾之名位號令足以風厲天下不必端本澄源之事而惟以三重持之自足以鼓舞驅率而天下莫敢不服役奔走是任法也任法者離是襍霸之敝也非純王之道也不觀之天乎陰陽總其綱五行

運其權四時司其令日月布其度萬物森然長
育于其中以為造物者盡于此矣而不知此皆
造化之迹也而太和之精貞觀之理為陰陽之
端四時之紀五行之命日月之神者莫不流通
主宰于其間掬然如見天地之心焉此其上覆
下載制萬物之命亘古今而常新而萬物亦循
焉安焉聽其所制而不厭乾坤之所以不毀也
苟造物者任之法象而不宰之太極則化工亦
几乎息矣夫王者之道純天之道也王者之心

純天之心也是故位所可為不能不為時所當
為不得不為舉人道以經緯乎萬物品式文章
周密備具若五氣之順布燦然有條井然有節
約天下民物而歸之中而要之無非其經綸之
粗迹至其本之誠心原之道德建之中和精神
心術之微旁通浹洽流貫于其間若元氣之運
玩之充然測之盎然使被之者循習焉而不知
歷久遠而不變是則其宰制之精也故以分之
不齊者非禮不定用之不一者非度不辨情之

不達者非文不章聖王以是三者足以盡天下
民物之變王者之重務也而為之作法焉以之
盡倫而陳之藝極章之物采著之語言叙其相
事相使之類理其天合人合之緒而宰制萬物
役使群動禮之制也無非心也以之盡制而車
旗之制章服之節宮室器用之式等威嫌疑之
辨以掌之考工稽之宰夫度之制也無非心也
以之同文而諧其聲音辨其點畫稽其象形考
其轉注以治百官以察萬民文之考也無非心

也夫聖人不以法持天下而以心感天下故天
下不以迹服聖人而以心應聖人習其禮制而
安焉遵之以定分守之以明倫相事而不以為
屈相使而不以為勞而莫敢有易禮者其守禮
也守聖人之心也稽其軌度而游焉安于奔走
者不知有車馬之逸馭於朴約者不知有富侈
之美事于田野者不知有市朝之紛華揚之不
以為尊抑之不以為卑而莫敢有改度者其信
度也信聖人之心也順其文章而趨焉風氣異

而其音同習俗異而其畫同土宜異而其象同
蒼頡之跡不以為常篆隸之變不以為異而莫
敢有變文者其從文也從聖人之心也是聖人
之制法也一天而已矣三代之制出于一原而
禮樂刑政達之天下若理氣之相附也若素絢
之相承也若色味之相和也若毛革血脉之相
麗也天下之用法也亦一天而已矣心志純和
耳目不易性情形體咸得歸宿若臨之以神而
不測也若固之以結而不二也若聯絡維繫而

不散也若胎帥羽角之並育而不殛也自其不
一者觀之聖人之心散之為四海之廣兆民之
衷之心而不禦自其至一者觀之則四海之廣
兆民之衷之心會之于聖人之心而不間自其
至變者觀之則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聖人
之心法有以達之于萬世自其至不變者觀之
則聖人之心法先天地而始後天地而終有以
聯之于不息以位天地以運陰陽以序四時以
行日月以綜理古今之民物大矣哉聖人之法

乎純矣哉聖人之心乎神矣哉聖人心法之貫
乎苟徒假之以操縱之術粉飾之具而非運之
以心則據其外雖郁然可觀而探其中索然無
有若飲天下以糟粕而飫之以渣滓蕩然無遺
味烏鮮不棄之矣民誰與守也而何以成配天
之治如此哉故周官法度與闕睢麟趾之意並
行而周道大興迨其後王實德不孚法度具存
而無救于亂是可以觀民心從違之機而王道
之不貴於任法也雖然王者之心深居九重而

其流見于法制動靜之間天下之人洞若觀火
故一念怠則其法不行一念隘則其法不布雖
假之法以維天下而卒不可語至治之純矣迨
其後世且并王者之法而廢之矣不亦可慨哉
然則如之何而後可亦曰王道本于誠意其要
只在謹獨

聖人之心無窮

聖人以天自處而以天道待天下亦惟運之以
不息之心而已夫天道不以萬物順而息其化

論
五者不已之命也聖人不以萬民治而弛其化
機者不窮之心也是故其制大備其道無方舉
天下萬物而納之同仁之中博厚高明之業與
天地配為宜若可少慰者而其精神心術之運
通貫流衍無有于紀極無有于終始四海之表
進之猶殿陛也萬類之異聯之猶一體也三年
必世之久通之猶一息也民安物阜之治視之
猶如傷也而一未遂焉則有不能以少安者固
其宰化之心也惟其已治而不治所以益成其

治而化工之純卒與天地相為終始亘古今而
常新者有由然矣使其心有所限則必有所遺
有所息而化有所止矣已成之治自其一念之
憚且將毀焉而欲同天道焉可得哉嗚呼吾于
是而知聖人無窮之心矣且聖人之心何心也
易之乾言天道也所以普萬物者太和以之保
和矣性命以之各正矣資始者見其流行矣繼
善者見其成性矣形色各遂其生而其一元之
理宰萬化而運二氣者循環而無端周流而不

已推之無前引之無終欲一間之少息而不可
得雖鼓物而不憂而即其運觀之若有憂焉而
不容止者是則天之待萬物之心也聖人之所
以自處者此而已矣其所以待天下者亦此而
已矣苟天道恃其萬物之已順而諉之曰職覆
者盡焉則化工息聖人恃其萬民之已治而諉
之曰職治者盡焉則化機息化工息則天道幾
于毀矣化機息則王道幾于毀矣天之所以待
物者何如聖人之所以待民者何如而謂可以

正故聖人以一身而置十四九州之

上天地異

也賴以參贊民生異俗也賴以教

育萬民異

也賴以裁成華夷異域也賴以統

一舉天下之萬事萬幾紛然其不齊也賴以總

攝無一非天之覆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涵也

無一非天之愛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仁也無

一非天之資始也則無一非聖心之所由成也

此其聖人與天雖位上位下若不相謀而其勢

分機權事功職業責任神化蓋皆與天相侔者

也夫與天同職而不以天之心為心不可也以
天之心為心則其所以宰之化而待天下者如
之何可窮也是故夷考其時天地則成能也萬
民則得所也庶物則咸若也華夷則協化也萬
事萬幾則皆肅察也其風謂之大順其俗謂之
大雅其世謂之大同道至此而極神矣治至此
而極化矣則聖人以其一身泮渙夷猶于九重
王食之上與天下相忘于無事而先憂之心遂
少肆為室無不可也而不知此非聖人合天之

心也天下之有限者勢也心則不以勢沮者也
分也心則不以分隔者也有盡者力也
心則不以力拘者也治止于四海而神通于無
外化流于一世而恩達于無疆澤被于有形有
色而仁妙于無極故天地位矣愆陽而伏陰者
有一之未時焉將曰欽若之未至也不可已也
萬民和美鰥寡而孤獨者有一之失所焉將曰
太和之未至也不可已也庶類惠矣甲拆而郊
殪者有一之未成焉將曰時育之未至也不可

已也華夷化矣雕題而文身者有一之未綏焉
將曰安來之未至也不可已也萬事萬幾之惟
熙矣有一之未舉焉將曰兢、業之未至也不
可已也故其加志于同胞而篤念于斯民者生
養遂則繼之以教焉教道敷則繼之以化焉風
化成則繼之以神焉神道設則繼之以通變而
不倦鼓舞而相忘焉如此而待其身如此而待
四海如此而憂其始如此而憂其終其視大順
大化至精至純之治戚戚焉恒若一物未被其

澤者是則聖人無窮之心也其以天自處矣乎
其以天之心待天下矣乎雖然聖人非為是好
勞也聖人之所以成治者其妙蓋在乎此心也
心也者宰化于內者也治也者運化于外也精
神心術法制功業其機通貫合一而不可二焉
者也故一念之懈則治具不張一念之息則化
機不流一念之足則治功不進動于一心形于
四海其進退消長倚伏之機間不容髮者也故
天地之大尤有所憾天地不諉于勢之不及而

息其運者天地之所以成化也聖人之仁猶有
未被而聖人不諉于勢之不能而已其心者聖
人之所以成治也是其存之為不窮者所以達
其治而至于無窮者此心為之也觀之堯舜禹
湯文武帝王之選者也其治為時雍為風動為
祗台為允殖為咸和為永清其心為欽明為兢
業為孜孜為懋敬為望道為敬勝則古之精純
粹美之治不可及者非以其政也有其心也
後世之見小者狃于小康以自安而欲速者止

于近利以自怠卒併其近與小者而失之則求
治而不大其心其偷已甚何能及遠也故曰憂
勤惕厲其心不窮者帝王相傳之心法而治道
之原也為治者尚鑒此哉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

聖人所以與造化合德者無他焉亦惟會其純
粹之精不以已私間之而已夫天位乎上聖人
位乎下而以其眇然之身質之其形迹勢分若
見其有判然而不相合者而不知高明廣大之

心常虛常運至純至粹本與乾道之精合一而
 不二而又以己私間之是以不惟功業之大
 足以配天而至于精神意念藏于不言不動之
 中者以之合于無聲無臭同其昭朗同其運行
 而其純粹而不雜與之通貫游衍渾融而無所
 違至是則不見其為天不見其為聖人不見其
 為上不見其為下而聖人雖謂之天可也苟於
 其初之本同者而雜之以私間之以人有一毫
 之不純有一息之不運其與天不相似而配天

之業卒亦不究夫是而得謂之聖人之天道其
 聖人之心與天合一是一言也其即程子定性之
 說以大公順應為聖人天地之常之意乎請申
 論之夫天之道何也常觀之易矣易之乾言天
 也叙其資始變化之功至于太和保合性命各
 正而其終於純粹至精之一言蓋言天之所為
 天者萬物並育於其中雖其生長收藏溫涼寒
 燠迭施而不窮若有心以為之而不知上天之
 載蘊於無聲無臭之中無所低昂無所造化普

萬物而無心是以作用之跡不足為累而造化之精至純至粹亘古今而無離合終始而天之心見矣苟天之造物有一毫之意參于其間則亦偏主而不該積滯而不運而造化之功不幾于息乎然則聖人之同天夫亦以其無心者同之而已其無心也夫亦任其本然之初而不以私與之而已使聖人不任其本然之初而聞見聰察有意以參之則其心出于我而不出于理不出于理則人而非天矣夫聖人亦何為自私

用智而自異于天之心如也定以體一之精明天之情聰明耀于日月精神通于羣生動靜調于陰陽喜怒和于四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無聞見無明智無內外無物我不弱其心于事物之內而運其心于事物之表隨心而施無不當可此其虛明渾融之體真若天運于上而俯視萬物無不在覆幬之中至廣而無一理之不該至運而無一時之或息至純而無一庇之或累至粹而無一私之或雜舟車所至人力所通

論
十三
日月所照霜露所隊以至于蠓飛蠕動莫不仰
德而生其高明廣大與天同體其流通感應與
天同運仰觀而無所謂天俯視而無所謂我則
其上下大小若或懸絕而精神念慮實與造化
之於稷不已者相為游衍合一 不在于天而
在于聖人之心矣常觀夫子係復之辭曰復其
見天地之心夫天地之心無物不寓而必于復
見之者蓋當其化光顯被猶不足以見其妙而
至于收斂凝肅之候已剝落而無餘宜其有泯

滅焉者而一元之德尚潛運而不已猶之聖人
之心雖其事刑罰任誅殺當造次顛沛而常明
常運之體貞一而不移是以天卒以此而化萬
物聖人卒以此心而化萬民而高明覆幬之業
合一而不測至是而天與聖人誠有不可以二
言者雖然豈特同天而已哉天以生物為心而
不賴于聖人則天之心無所寄而化工將有時
而窮矣是天之心全寄于聖人而聖人且為天
立心者而與天合一猶淺之乎言聖人也嗚呼

虛明之心無人不具而一何以得此哉蓋不求之天心而求之吾心而無意于同天及其終則建之而不悖而非強為之合也今天下之人苟有一念之無私且覺其可以對越而無愧聖人者亦自其一念之純全之而已矣使自此萌之初如天道一陽之復之時而遂用私任智以斬絕之幾何而不至于自戕其天也故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有志于合天者亦惟慎獨而已

曹太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上

疏

奏疏一

奏為患病危篤懇乞

天恩容令回籍調理以圖補報事臣原籍直隸鎮江府金壇縣人本年蒙

恩賜進士及第除授前職臣初從草莽一旦釋屨即列清華此

國家待士之殊榮而儒生如進之稀遇也願臣

匪人冒而得此臚傳之日魂神飛越心膽自誓
謂雖竭力盡瘁指軀殞首無以報

天高地厚之恩何期忝竊踰分而病患即侵策
勵未幾而蹇薄立見在臣有不忍自言者緣臣
稟氣素弱夙遭父喪摧哀沉痾寢苦受濕病在
右股客歲衝寒緼火逆旅往往而劇及當中第
以來勞涉人事遂復加甚念臣以蒙

恩之始不冝愆然在告自圖即安冀其徼福或
可漸愈故常隱忍努力自持然嬰疾既深為日

且又加以努力于外則虛火振迅真氣日銷又
繼之隱忍于中則情志侵尋病勢增倍故一當
發作不可復支然猶勉輔醫藥遣人原籍欲圖
將母來就祿養庶榮

君上之賜以盡人子之私則臣之微情尚或少
慰而臣母老阻于遠道不能自前臣之早孤復
鮮兄弟臣母垂白止臣一子今母既不來而臣
疾又甚使或先朝露填溝壑則是臣仰無以終
報

皇上而俯不及與母一見而訣也偃臥之中每
念及此病益增劇股痛成癰一異常一近穀
氣嘔噦隨之痛毒所攻號呼徹夜每當嘔噦則
腑臟欲出每一號呼則肝肺欲碎既號且嘔旋
遂昏暈不復知人醫咸謂臣非特憤蹶而已積
毒纏緣內客維絡上攻心俞胃氣逆而不通心
氣虛而不衛加以抑鬱此非藥石所能旦夕
也若其稍定獨以靜閒養之徐以歲月或萬一
可生耳臣思當

聖明之朝才彥並錄之日孰不願自淬礪以效
職趨事蒙被

恩光而况臣始之所自誓者既復如此又其職
列侍從事專編摩初非有奔走之勞案牘之繁
也使臣病稍可強則何復有推托忍于遠離
君父而自失其遭逢之會哉顧臣病勢甚篤恐
不可保實不意筮仕之初即罹乖蹇之命真有
嗚咽欷歔而不能自容者伏望
皇上憐臣迫急之情察臣必不得已之志使臣

一則見母可慰烏鳥之懷二則得還亦遂孤首
之念若病不可係固死且不朽若幸而不死則
臣始誓之心圖報之志固有日也查得本院侍
讀袁煒先因患病給假實與臣事體相同如蒙
乞
勅吏部查照前例容臣回籍調理臣不勝懇切
籲禱之至為此

上聞

時公初及第即上此疏且得請未幾而蔡孺人計至人以為公孝誠云

頤龍山圓通庵募緣疏

圓通庵者為我

太祖高皇帝踰蹕之故基亦我金壇一邑祝釐
之勝地 龍翔金渚開瑞景於千齡 袞臥東
山啟休禎于百世以一隅之隙地萃振世之雄
觀翠障瑤屏恍若群龍之頤祖素流環帶居然
萬匯之朝宗自昔效靈于今為烈但其鴻規未
拓頽地僅存

帝範龍顏雖覩郊墟而瞻戴 宸章聖藻將與

草莽而俱埋凡懷忠憤之心孰無建脩之念是以將欲高下審日觀星察隱嶙之餘基揆摧殘之落構輦道重光乎故跡雲章再煥乎新宮山嶽受成神靈聽職此其善果豈曰小哉嗟夫余嘗見夫虛無佛老之宮猶侈富麗尊榮之盛飛山間之累榭架木末之危樓擅一世之洪圖為斯民之共戴而此龍馬經行之地委為郊墟寂寞之濱豈直人情之所不堪而亦神靈之所共憤凡我同志能不協成謹疏

史含齋先生文集卷之十二

明

癸丑榜眼曹大章 著

策

廷試策一道

臣對臣聞人君法天道而端拱於上有以操

天下之大權人臣代天工而效忠於下有以宣
天下之大化君者奉天之意宰制民物之命者
也故事天如父臣者承君之委協理民物之紀
者也故事君如天君惟以天道御臣也於是攬
乾剛之斷秉離照之明辨賢否之分嚴威賞之
施巍然若天體之運於上而民和物阜端默以
享其成功臣惟以天道事君也於是竭忠貞之
節效股肱之力盡代終之義致委身之誠儼然
若天威之臨於下而仁民愛物精白以承其休

享其成則逸於任人者非以自安也實君
之近也君而不行簡以自逸是下兼臣職而非
克厥君者矣臣承其休則勞於任事者非以
自瘁也實臣之職也臣而不匪懈以自勞是上
負君命而非克艱厥臣者矣然上有神聖之君
而下或鮮忠蓋之臣亦惟明以辨之剛以斷之
端本原以導其趨持紀法以肅其度則內外臣
工罔不淬礪以盡職洗滌以從事由是而明良
之會以啓由是而雍熙之化以成而恢恢乎上

古帝王之治矣欽惟 皇帝陛下秉 天縱之
資乘 日中之運蘊離明以照物鑑別妙辨於
不言奮乾剛以用權鼓舞神行於莫測敬 天
而玄德通格於 昊穹勤民而仁恩滂沛於海
宇仰唐虞之盛治而今幸際其 昌期矣慕堯
舜之盛王而今躬逢其清穆矣生今之世為今
之臣而有不思盡心畢力以報効於 明時者
必其無血氣者也况 王者壽考以作人 聖
人久道而成化而草茅賤士涵濡樂育盖有年

於茲敢不拜 明問而罄一得之愚乎臣聞之
天道不言而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
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治化弘者何謂也
六卿分職百官率屬張其教矣故天運於上未
嘗見其有所事而二氣之運五行之布無非上
天之事二氣五行未嘗敢自言其功而布之性
命各正運之保合太和無非上天之功君者其
尊猶之天也臣者其卑猶之二氣五行也故王
者奉若天道樹以后王君公法天之陽以生萬

物而張之文吏以脩其文教焉法天之陰以肅
萬物而置之武吏以奮其武衛焉君人法天之
運操其御文御武之權若太極之均節乎陰陽
而安享其文脩武偃之功焉是其恭已南面在
君不言逸胼手胝足在臣不言勞以上御下以
卑承尊皆效法於天地而取義於陰陽理之一
定道之自然者也昔者禹謨曰后克艱厥后臣
克艱厥臣自今考之堯以欽明之德臨於上史
彌其畫衣而治而有若禹平水土稷教稼穡舜

職百揆義和授時堯之事固群臣受其責矣年
以濟哲之德臨於上史稱其無為而治而有若
伯夷典禮后夔典樂皋陶明刑以猾夏大禹勤
兵以征苗而舜之治群臣固代其終矣當其時
元首股肱猶之一人而庶民萬物聯之一體心
在君父不敢以私其身事在社稷不敢以私其
家百僚相師相讓以各獻其能於天子位苟當
其才雖卑瑣之賤終身居之而無覬覦之心人
苟賢於已雖側陋之微誠心揚之而無忌嫉之

意稷勤於播種不耻其不能教而視契之敷教
猶已之能也夷勤於典禮不耻其不通樂而視
夔之典樂猶已之能也其視天下之人皆若一
人之身耳之所涉目必效焉手之所持足必前
焉志意浹洽精神流貫痒疴呼吸感觸神應真
若天地殊泣陰陽異行而其中一氣翕闢相交
相濟以成歲功民物豐阜天下太和而堯舜有
以享雍熙之盛而成大同之治者良有以也下
唐宋風氣漸漓人心不古君具典章法度

之不足不足以統馭人紀而無乾斷之剛臣多議
論盈容之盛不足以緣飾治功而鮮坤承之實
亦由其所尚不審雜夷雜霸上下皆隨世苟且
以就事功而無怪乎其治之不振矣洪惟太
祖高皇帝復宇宙千古綱常之治定臣民萬世
紀法之宗有劉宋諸臣以脩其文有徐常諸臣
以耀其武混一區宇底定太平雖神謀睿算
聖心之獨運而戮力奏功則群臣之代終者也
列聖相承至我皇上妙道凝於性成至德粹

於神授體乾之剛健中正法堯之文武聖神以續千載不傳之道統以脩歷代未備之禮制以用天付一世之人才以振祖垂萬年之綱紀秩郊壇之祀則有欽天記頌之作定耕桑之制則有蠶壇穀祇之賦何如其訖天也念貧窮之疾則有藥餌之惠聞饑荒之奏則有銀粟之賑何如其勤民也是其躬雖居乎九重而慮則周於四海位雖齊乎辰極而情則通乎閭閻休戚在於小民蒞其事者或未察其

詳而宸聰已徹其幾微利弊在於邊境臨其地者或未核其實而睿照已燭其幽隱故一賞罰天下仰之如神明而以勸以懲一號令天下奉之如風霆而以鼓以舞古有所謂君逸臣勞者而臣竊知陛下身雖逸而心則勞而憂勤圖治之誠較之諸臣殆尤有獨甚者也夫一心所向百體效力一人所指百司爭先虞廷所以有從欲之治也而今九重之上既先以憂勤率下矣復一有微能則名器有所不愛而寵綏

天下之文臣一有微功則節鉞有所不靳而寵
賚天下之武士內外臣工固當仰體 盛心將
順 德意夙夜匪懈鞠躬盡瘁乃有如 聖諭
懷欺與謗勾沙漠為骨肉者蓋人臣忠邪之遠
其端恒起於念慮公私之微懷一念之榮身其
流或至於無君懷一念之肥家其流或至於無
國而不知 帝王之明若日月之照臨於上固
無以逃其鑑別之精其威如雷霆之震肅亦無
以逭其傾覆之罰雖治世不能無儉人而儉人

足以害治者亦恃其紀綱之素定也是以
古九載考績之典而圯蘇之在列何損於平章
之盛有格庸威否之法而讒頑之殄行何損於
風動之休以 聖世而間一有此亦足以為異
矣而殆不可以例之諸臣也今在廷之臣慶遭
逢之盛戴治教之恩固動思報之誠而賞罰之
明信法紀之昭彰益堅盡忠之志宜其坐而論
道者皆調元贊化有虞廷師讓之風起而作事
者皆奔走䟽附有王人明恤之實受畿甸之牧

者有羔羊保障之節而足寬內顧之憂膺闕闕
之寄者有兔置干城之勇而足紓外捍之慮
君人者亦端冕服之垂儼黼辰之御妙淵微之
欵操總攬之權若天之穆然其運於上而萬姓
群然其樂生焉萬物熙然其時育焉此 今日
治功之盛而天下之所快觀者也雖然竹節虎
符膺民社之責而為文吏者何限也內之所以
爲者係於此也黃旌白鉞受邊境之委而為
武吏者何限也外之所以威嚴者係於此也顧

官廢事者恒不絕聞而效忠宣力者槩不多
見曾不 思之曰 上之所以寵我以爵位者
將有以責我也而假之為威赫之具惠我以廩
祿者將有以用我也而借之為聚斂之媒古者
民賴官以為生人者聽民之自生聽其自生可
矣又從而科求之剥膚之虐何以責其安土古
者兵待將以為給今者聽兵之自給聽其自給
可矣又從而刻削之枵腹之瘠何以責其持戈
吏以安郡邑今不惟望其有以安之而所以危

郡邑者吏實為之也將以強邊境今不惟其有以強之而所以弱邊境者將實為之也是以在內多流離瑣尾之民而腹心之元氣不實在外多跳梁侵軼之虜而肢體之神氣不揚皆有以厯當宁之隱憂者昔者試策之所陳動法周孔而坐談孫吳何其謬耶則聖諭所謂君逸臣勞先行其言視為虛語者不盡無也陛下亦嘗一察其弊原矣乎蓋文治之不飭固由在位者無庶仁之德而不知其原由於學術之不

正學校者賢才之所出者也今餘詞章綴葩藻以獵取爵位忠孝之理雖日陳於言而未嘗一致其實焉則見之不明功利足以動其念守之不固富貴足以搖其衷沿習久而以守正者為要名蔽固深而以庶約者為要術自其就學之初其志已非而文職之不脩不待授之以位而後見矣陛下亦惟有以振揚之如古之賓興之典三物之教不必盡襲其舊師其意而著之令典示天下知所嚮風焉至於崇道德以端士

以獎廉退以堅士節優忠直以振上風加禮遇以隆士體于以移易其心志灑濯其耳目使其以貪功慕利之念為憂君體國之誠則中有定見確然不移內外常變惟所指使不求吏於吏求吏於養士而緩急所需天下不患其無文臣武功之不兢固由為將者無捍禦之謀而不知其原由於教練之不素世胄者將士之所出也襲紈綺安豢養以坐待資廕韶鈴之畧雖日陳於言而未嘗一識其奧焉則養之無術臨難足

其慮講之不預遇敵足以懾其衷鉛刀不足以膺割而朽壤不足以為障自其安居之時其氣已索而武功之不奮不待臨之以陣而後見矣 陛下亦惟有以變通之如古大射之法大閱之禮不必盡沿其制師其意而陳之紀律示天下知所從事焉至於儲之以預其養選之以核其能任之以盡其才御之以嚴其法于以作新其志意而鼓舞其精神使以計功謀利之誠為籌邊慮敵之策則強弱險易洞若指掌千

皇制勝妙於一心不求將於將求將於訓胄而
緩急所需天下不患其無武臣此皆拔本塞源
之論而今之時則有未易更定者蓋立法久則
日趨於弊而因循深則日忘其非甚至紀綱之
虛名僅存而紀綱之實意盡喪猶動委之曰此
成法也此舊例也官於上者循之為資格而賢
否因之掩矣官於下者守之為文移而誠偽因
之淆矣當事者視官署為置郵而干進者趨賄
給為捷徑君人之所以執其柄以奔走天下

生之命開萬世之治者不存焉實大者其聲
宏文而非德則為詞章為聲伎不足以語有德之
言而所以闡前聖之秘起末學之衰者不存焉
本與文而兼濟者固君子之所以垂休光本立
而文自昭焉又君子之所以務其實也穆叔論
不朽而以立德立功立言為言以聖賢所以軌
天下昭後世者胥此也而輕重本末實存其間
焉易曰富有之謂大業是功之不可以已也必其
匡扶世道潤色太平以致萬世之治安是謂大

業大業則德之跡也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言不可以已也必其經緯天地匡救人心以垂萬世之謨訓是謂至言至言則德之華也出其德以經世則見之規制顯之紀法而大業以定出其德以議道則所以闡明性原指陳化理而訐謨以彰是德所以立本而功與言所以昭文相因而非相並者也是故禹臯伊傳周召立德于上者也達之治功與天地並運陳之謨謀與日月並明是德盛而功言皆舉之矣孔孟立德

于下者也闡一貫之精而與勲華合德立養氣之論而與平成同功是亦德立而功與言皆舉之矣嗚呼三代而上治出于一而功與言皆為實德三代而下治出于二而功與言皆為虛文是故自漢而下誇雄詞以文飭太平者代不乏人然而縱陰閉陽者不達性命之理五餌三表者不明帝王之術崔蔡而下又可知矣燕許開其源而六朝之淫艷未息王楊揚其波而俳體之卑弱未除全白以下又可知矣幸有韓愈

振藻于唐室說者稱其周情孔思若有以接往
 聖之嫩言起衰濟溺若有以洗八代之餘穢然
 孔墨之並列則邪正之辨未分格致之不及則
 大學之源未晰其蛟龍翔而虎鳳翼亦浮誇之
 末耳雖謂之立言未可也而况于立德耶蘇子
 推其與孔孟並不已過乎歐陽氏揚葩于宋本
 論一篇庶幾反經之道朋黨之疏庶幾比周之
 訓然唐之亂則非明倫之意濮議之阿則非正
 古之論其所謂論事似陸贄與詩似李白者亦

純固焉體唐虞精一之心注而儀制之創
 為大備臻成周皇極之治法而性生之德較之
 為益純萃天下之太和而福祉極於不替受
 天心之景貺而國脉綿於無疆此臣子冰生成
 之膏澤而竭尊親之至情也臣干冒
 天威不勝祈籲墮越之至臣謹對



原件短缺

P1-P12

障類波之奔騰蘊為道學不立門徑而心實
行模範來學煥之文章不事葩藻而微言奧義
表裏六經後賴以啓前賴以承鄉有標準國有
典刑云何彼蒼亦勤不盈乃晦其位而顯其德
乃畜其年而豐其名然有嗣賢克振克繩珠聯
璧合鸞翥鳳升朝野繫望海宇飛聲佇彼相業
伊傳再興珪璋清廟霖雨蒼生則翁之晦者將
炳於日月而並耀而所畜者庶勒之鼎彝以長
存某年家小子恩同所生敬陳菲薦聊寫哀情

尚享

祭鄒南翁老年伯文

嗚呼賢哲代生兼才則難山川靈泚翁稟其全
當其分符名郡含香粉署敷歷中外芬楊績樹
時咸推其政事而迨其操觚藝苑染翰詞壇擲
地成聲唾珠生先則又服其文章早登巍科迅
獵華津豸冠鷺車紆朱曳金意其在於進取而
至掛冠神武拂衣江干烟雲相娛泉石是耽又
以於歸閒冷然冰壺介然砥石千鈞莫干三
公不易人稱其特立而方直而藹藹惠風煦煦
春陽崖畛不飭形迹相忘又愛其平易而慈祥
乾坤間氣宇宙全人時惠其昌數獨取盈鄉有
型模國有典刑壽考且康子孫克承又何憾焉
某先人附驥六十捐棄倏已廿年菴菴身世撫
今追昔泣然悲涕九原有知庶其自慰

祭曹侍御史夫人文

有赫侍御江山鍾美休矣碩人天作之配作配
伊何賢齊德比菱棠花封拆檻螭陛秉茲邦憲



原件短缺

P15-P17

底定國是攸誰之功咸曰侍御內實相之難忘
所台 帝命有嘉一月三錫報以令子翩翩六
翻或翔雲霄或老文藝何論潛達先聲克繼熊
心獨舌烏情莫替云胡一疾遽爾奄棄其絢惟
先君鄉書附驥念予世講克篤至誼恫瘝在躬
愛逾同氣母實訓之伯仲是佩慈恩不忘重原
末闕東芻告忱潸然須涕尚事

祭史玉陽翁文

太僕史玉陽翁卒訃聞之日無問識不識又無

祭馬孟河太史文

公少英邁卓犖規魏科于囊俛而攫之人謂躡
階可指也而四十甫仕仕列禁垣吐詞懸河染
翰垂雲館中諸長老北面焉人謂台鼎不崇朝
可需也而官甫司成即歸歸即止丘樊不窺城
闈倚山而廬激泉而池羅彥髦而群之搜墳校
青上下羲皇旁游墨妙飛動縹緗且耽玄理脈
沆漑御風登舉眇寰宇而誰何人謂其可僊不
僊即期願過之也而竟止中壽其命也夫夫蒲

捐馱馱逸其群而超焉騁千里游八極群固心
知其良也而韞錦秣梁上克仙仗則齧其後而
天亦靳之矣故曰名其位之濔乎才其祿之瘡
乎公位不克名祿不勝才其命也夫惟違命者
斯可語命嗟乎公固違命者也公疾發即絕粒
弭醫藥躬總喪葬具牋帖帛束悉釐之無諱昔
靖節手勒祭文百世有耿光于公再見焉何古
令人不相及也章與公官同垣居同軌媼同睦
知公特深聞訃愴愴始悲其命之違而又羨其

遠也二念交臆用陳詞而質諸公公其鑒之

祭太傅陸東湖文

五百中興薦生名世翼龍以飛馭日而治惟
上委心惟公委身君臣一德四方底平外揚仁
威屹若天柱不動聲色膏澤旁澍內叅密勿信
若著龜運籌決策國是不違善有所恃龍門壁
立狂波怒騰賴以橫戟惡有所懲禹鼎既陳罔
象神奸莫潛其形文之經兮煥於北斗四時回
旋輿坤樞紐武之緯兮神於太阿飛耀宇宙精

光不磨嗚呼年二十而秉樞歷五紀而益赫何
朝擁車而出承明忽暮報訃而歸玄寂吁嗟異
哉予知之矣天眷元后錫以良臣玉虛右相璿
璣上星暫降神於下土致環海之廓清功成身
退返於太真意其然耶尚饗

祭王樛菴先生文 代邑侯作

茲邑之勝向山西峙洮湖南澄元精孕結篤生
先生道窺其奧義析其精配浩氣而不可奚利
害之足嬰若洪濤崩奔而砥柱之逆捍也其抗

朝之節若推策命龜肫肫然吉凶先機以
其憂時體國之誠若勁草之挺疾風也其
持守之毅若周行坦然不立門徑而循之可適
國也其學術之純故官藩郡則民有父母居諫
垣則國有典刑身在於時樹海宇以清標名垂
于後炳史冊之明星邑之漫塘先哲繼統宋儒
而先生實曠世而相承嗚呼世固有間隔不關
於欣戚而死生無係乎重輕若惟先生其存也
風聲激世著述開人風會益靡可坐以鎮邊境

多事或起以寧先生視之如寄天下之幸也其
亡也天用不究高風已湮後學多岐買買何承
善類幾何嗟嗟喪朋先生視之如歸天下之不
幸也予之來令茲土也芳名夙聞睟顏猶親榻
前之教主振金聲予之幸也予之來而訃音倏
聞也民俗無所咨爰吏事無所師承至道不聞
蓄疑何明予之不幸也昔人所謂上為天下慟
而下以哀吾私者其情若出于我而其言若在
于今嗚呼先生固天地正氣也正氣不喪先生
不亡况行將舉祀典而作配于廟庭又奚深悲



原件短缺

P20 以后缺

